

美人魚、娜娜與我

瀛苑副刊

剛開始的時候，人們總以為事情沒有想像中那麼糟。例如，美人魚從來沒想過，她會在那一夜碰見王子之後，化成一灘泡沫。例如娜娜從沒想過保羅會在終於許下承諾後，漫漫躺了大半個世紀。例如，我。

不曾想過這一輩子真的會遇見一個人，讓我願意放棄之前所擁有的一切。只要他回過頭。只要他再靠近一點。

那個人不是別人，我偷偷地想他，娜娜的保羅，連思念都覺得罪惡。

在保羅出事的隔天早上，我在Pub裡接到娜娜打來的電話。

那真是一通尷尬的電話呀。手機響的時候，我的手臂越過吧台正牢牢攀附在酒保班的脖子上。很少很少，我聽到別人說我美的時候，有這種澎湃的感動。

卻在那一刻，我直覺按下通話鍵。

「薰，妳快來，我好怕，我好怕……」

「好、別怕、妳在哪裡我去接妳。」我的聲音壓抑著不耐，這樣的無情安慰，每星期至少兩次。

娜娜像個孩子，碰到小小的事情她不只要渲染地天花亂墜，還要抓一個人聽她哭訴，每次她來的電話我都要猶豫該不該接，接了扼腕，不接心裡又不放心。

好吧。這是最後一次了。我想。

「出事了，薰，妳快來！」娜娜的聲音像要窒息。她的話，反常的少。

我心裡頭大概有個底。

我一邊聽娜娜說話，一邊揮開班遞過來的酒，慌忙中左腳踩到右腳。

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慌亂？娜娜的奶奶病著，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。

「妳在哪裡？」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在娜娜急的時候，我怎麼能慌？

「仁愛醫院。」她停頓了一下。「薰……我不喜歡這樣，薰妳快來……」

「娜娜。」我粗魯的打斷她。「妳聽著，好好待在那裡等我，其他的什麼都不要想，我來安排就好。記著，哪裡都不要去，等我過去。」

我掛了電話，抬頭正好看見酒保班討好的臉，那一瞬間，我想一巴掌打掉他的笑容。

當然我沒有行動。可是光是想就讓我覺得害怕，明明我前一刻還覺得感動，這一刻就想把一切都推翻。

一定是因為娜娜的關係。

我掏出一張鈔票往吧台上放，連招呼都不打，急急離開這裡。

班在身後喚我，我沒有回頭，他的臉在記憶裡愈來愈模糊。

二十分鐘後，我看到快脫水的娜娜，她的眼淚似乎流了一整夜。

「薰，她說她愛我，我等了這麼久，我等了這麼久薰。」

娜娜一看到我就奔上來，毫不客氣的把重量全往我肩膀上掛。

我一直不知道薰會這麼在意奶奶開口說愛，也一直沒想過奶奶病著的開朗原來只是一種表面，蟄伏在內裡的情感總是不願說穿，隔著一層無形的疏離，有禮而恰當的守著

，直到死。

是不是冥冥之中，彷彿看到了定數，才願意向情感低頭，說愛？與嫡嫡親親的娜娜。

「奶奶她……」我拍撫著娜娜的背，越過她的肩，卻愕然與奶奶一臉生氣和擔憂相對。

根本不曾瞑目的那張臉，始終已在我的認知裡被悼念上千百回。

那張臉被身體帶著，走到我旁邊，幫助我分擔掉一些娜娜的重量，並且說：「不要哭，保ㄉㄛㄟ會好好的。」

是的不要哭，是的他會好好的。但是保ㄉㄛㄟ？我還來不及從奶奶復活的消息中抽身而出，奶奶竟然說、保羅？

保、羅？

等一下。這個世界。等一下。時間。

複雜的事，一次只能出現一件。就像面對聯立方程式，我只有辦法完成那些只有單一未知數 x 的演算。

什麼都無法再想。我是個白痴。我呆我笨我並且傻。誰說什麼都不再重要，我的眼前一片空白，接近真空狀態，狀態裡只有暗綠色彩，那是黑板。

我彷彿回到國中高中，回到寫著 $x?y?z?$ 的黑板前面，回到那種即使台下不斷悄聲向我暗示答案，我卻連回頭的動作都反應不了的那種呆茫。

「阿薰？」奶奶碰碰我的臉，她疑問的眼好近地放大在我的面前。

奶奶在看我呢。娜娜有一個好奶奶，在娜娜艱難的時候，還得八面玲瓏地關注到我。奶奶的手粗粗的，流動著一種教人不忍置之不理的溫暖。

「妳的臉怎麼會這麼冰？涼到就不好了咩。」

「不會啦。」我在娜娜的肩膀上遞給奶奶一個安慰的微笑。埋頭偷偷貼在娜娜的外套上擦鼻水。

真不道德呀，娜娜在哭呢，奶奶病著還大老遠跑來，我卻在擤我微不足道的鼻水，而保羅呢？保羅在哪裡？

娜娜哭著說她不要這樣，保羅才剛說過愛她呢，我也不喜歡這場面，我恨醫院，我恨意外，我恨鼻水，我並且恨死娜娜哭了。

保羅，如果你醒著，你怎麼說？你也不願意吧，你總不忍心看見娜娜的眼淚，你這麼好心。這個世界卻好荒謬。

保羅這麼好這麼善良，他還是個濫好人，為什麼出事的卻是他、為什麼要最不想讓娜娜哭的保羅反而讓娜娜哭了？

「娜娜喔，嘜一直哭啦，歹看勒，妳不是說保ㄉㄛㄟ在裡面嗎？情況不會太壞啦，醫生都還沒出來咩。」

「不然妳問阿薰啊？保ㄉㄛㄟ昨天不是好好的？哪ㄟ可能今天就怎樣了？」

奶奶不停地安撫娜娜，我不停地擤鼻水。真是詭異的場面呀，我昨天才說了保羅再也見不到我最好，怎麼今天就應驗了呢？怎麼我的運氣這麼不好，聯考拿了准考證去拜也不見效果，統一發票從來沒有中過，和別人打賭從來也就沒贏過，怎麼偏偏這件事就出乎意料之外的奇準無比？

我為這個願後悔了，重來好不好？願望終於實現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第一次我覺得自己好荒謬，怎麼為了一個濫好人，我情願我永遠是個倒楣鬼，願望從來不曾被上天聽到？

不值得。在x、y之間栽跟斗也就算了，我卻連現實中的計較都學不周全。

真是好笑。我搖搖奶奶，從腳尖到喉頭都漲滿發泡的笑意。

我開始笑，愈笑愈大聲，在娜娜外套上的那灘鼻水上。真是噁心耶。可是我止不住我愈發張狂的笑聲。

我背上娜娜的手愈放愈鬆，最後終於完全把我推開：「薰，妳在笑什麼！？」

疑惑並且憤怒。

「妳瘋了！」她忘了哭，尖叫著拉開奶奶站在離我一公尺遠的地方，擺明畫清界線的陣仗。

哈哈。沒有娜娜的外套我流著鼻水的鼻頭覺得好冷，我於是蹲下來，抱著自己的膝蓋猛笑。

我不是故意要笑那麼久的。只是難道你不覺得這一切太過唐突了嗎？像x和y明明是兩個英文字母，你卻要告訴我這代表另一個物像。擺明無賴嘛。說不定保羅是開玩笑的呢。你們呀，冷靜一點嘛，緊張什麼？

一定是一定是，我的運氣向來很背的。

我笑著笑著眼前竟然變成一片黑暗，接下來又聽見娜娜的一聲尖叫，然後四周變得好安靜，我的身體朝著地心的方向下墜。

就在同時我記起來了：我愛著保羅呢。

因為酒精的作用，昨天晚上我曾對活生生的保羅說：「我愛你。」

他的臉色看得出來有點紅，嘴裡並且繞著聽不清的碎碎念。

「我愛你。」我重複說，這次說得比較大聲，有點賭氣。

「妳在說什麼鬼話呀？沒事不要亂說這種話咧，多尷尬呀。」

我才不尷尬，尷尬的人只有你耶。

他像察覺到什麼，忽然往我這裡靠近。

真的很近，我彷彿還能感覺他的鼻息熱熱地搔過我的臉龐。

他一定不知道，在這麼近的距離內，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變成一項意味深長的試探。
我的心呀，因此狂跳不已。

「妳喝醉了喔？」結果他只是擷擷手掌。

然後他開始說起娜娜，一些細微的、我以為他不會記住的娜娜。最後他說妳值得更好的。

「我只愛你。」（未完待續）